

孫平 獨立製作人

曾經在2017年冬末春初，順利邀請到宜瑾與志維初次交流，那實在是個說起來很靈而美的合作開端，對這段緣份連結有興趣的人，我們另外聊吧…

而真正的挑戰在於這次的計畫中，宜瑾做了突破而志維也有不同的嘗試：關於宜瑾的挑戰，是她將過去摸索編撰的肢體詞彙，以更具有結構意識的簡煉手法，在螺線旋繞的出神中切編出個人藝術語法的時空應和。表現的情感語意和知覺語境，強化了她一貫以來關注的創作主題，並穿越了過去語彙繁複思緒飄渺的迷離，幻生出未來值得持續觀察的舞蹈語言系統。

志維則在每一次觀察舞蹈排練後，持續簡化自己千絲萬縷的想像，把更多的信任交給舞蹈，而讓裝置成為潛行揚生的時空靈氣；裝置在有機的運轉中，將冷冽的反光凝化為隱約而溫潤的能量，想必裝置在進入劇場後還要跟燈光設計有更多光影對話的挑戰要面對，因此我在下筆的此刻，跟觀眾一樣處於未知的期待裡…。

此外，《渺生》舞者們更是關鍵的核心力，看他們入神排練的狀態，召喚著我思考喜愛表演藝術的最初起點。能有機會觀察陪伴著這個創作計劃從無到有的部分概念討論，是製作工作中很美好的再續前緣，見證到獨特語言的渺生階段，也讓人更加期盼未來的力道發展了。



林宜瑾
編舞



我所想像的那個在未來的身體是如此純粹而力道十足，在世界之中能被辨識出身體所乘載的文化及歷史，而《渺生》這個作品就是邁向那個想像未來的第一步。

在「家」的意識啟動之時，在「家」的回歸邊緣之際，在螺旋不斷重複之中，創造出近乎理性卻又詭譎的野性動能，整個舞台所乘載的空間，彼此交織、流動著。在這樣近乎執念的螺線轉動下，身體還能去到哪裡，而意識又在哪裡？

「ㄋ、一身體回家創作計畫」是編舞家林宜瑾為了尋求與自身文化貼近的舞蹈身體語彙，而開啟的長期研究計畫。

自2014年開始，「ㄋ、」透過田野踏查的方式，深入台灣在地傳統文化、儀式、語言、習俗、飲食、性格、氣候等內容，拆卸外在符號色彩，將內在精神提煉為獨特的身體動能和意識狀態；以發展一套完整的「文化身體系統」為目標，在數年的累積之下，「ㄋ、」逐漸展現其風格內涵，和渾厚的身體能量。

「ㄋ、」作為編舞家長年探索的旅途，林宜瑾以挖掘身體為創作基礎，同步醞釀當代舞作。目前發表作品：《初岸》（2015）、《彩虹的盡頭》（2016）、《虹khing》（2019）以及第四部作品《渺生》（2019）。



莊志維
裝置設計

在幾次不同的場合裡，我總喜歡用桌球賽，來比喻著兩個領域的融合，那個漸漸逼近專注的狀態。當對方發了一顆球後，另一方便要在球傳來的那刻回應，然後再發過去，在這麼快速的狀態下，只能精煉出一個動作。只是，我們把球替換成一個念頭或者思想。

這次跨領域的合作演出，從最初始的遇見開始，兩年前在松菸的共同呈現，發現彼此雖然有著各自的不同專業，但對於在如何面對生命狀態上，有著相似的觀點。似乎也從那時，種下了這一刻的呈現《渺生》。在討論的過程裡，我們曾共同提及許多材質，如融化的冰塊、流動的水、一片閃爍的光、漂流著的人體。隨著時間的演進，我們漸漸放掉許多事情，用另一種減法的方式，看待這次的呈現，擊出的那個想法：如何讓所有事情回到原初——那個光與身體，讓我們開始產生悸動的那一刻。



演出
舞者 / 劉俊德

「必需極簡乾淨，在極度的理性和精準，自會產生屬於身體的文本。」這是某次排練宜瑾給的筆記，是渺生最難也最值得玩味的地方。

也許是從牽亡發展出的螺旋動力，當身體啟動時總不免生死牽連在一起，在排渺生的過程更是如此，但並非在定義找尋何為生、何為死，生死的界線彷彿消融在一來一往的螺旋之中。

對我來說渺生中的肉身除了做為生的證明是肉眼可見，但同時也承載著更多不可視的，是個通道、像個容器，對生命的起源和未來刻劃想像，過程中必需相信每個當下身體的感受，不斷持續的相信螺旋和夥伴。因為當我們的雙足還踏土地上，再多的想像終究還是得以肉身來成就。

123223323、12342234、12、123、123、123…
拍子如同破碎的咒語，一開始在一堆數字編碼的邏輯下，展開了這複雜的身體文本，這趟身體的旅程需要堅強的意識與意志，與螺旋的律動共融！極度理性的背後，才能走出另一條路，才能看見和感受不同的風景，才能有空間去敞開意識感覺流動。

汗在臉頰滴落的節奏、夥伴之間的呼吸、腳踏地的聽覺、無形的螺旋能量一直在我們身體的旅程中改變，關係上合一卻也各自獨立。汗水開始滲透，衣服開始萎縮、消融、透明…從有到無，再一次次螺旋中，慢慢變形溶解，「我」也漸漸的消融。

在這趟身體旅程裡，彷彿身在其中又置身其外，看似靜謐的流動，卻有千千萬萬的發生，不知不覺感覺了點風與潮汐；不知不覺安靜了下來；不知不覺一起呼吸；不知不覺只是，在那裡。



演出
舞者 / 潘巴奈



演出
舞者 / 陳彥斌
Fangas Nayaw

純粹的意義在於看見多餘的雜質，亦或是看見純粹本身的質地，是一段身體的旅程不斷思辨的過程。當萬物都被蒸發了，純粹的本身或許就是富含雜質轉化的過程，我們相信的轉生和輪迴，應該帶有揭露事實存在的游離過程。身體亦然，如果有一種能量不是發生在展演還有表現，那會是什麼？或者說是一種純粹的能量置於觀賞的距離間，可以看見的能量能帶你走多遠？我們在尋求無限的可能性，但同時被認知的多寡侷限。到頭來我們又回到了有限中創造極限，那無限創造無限的可能性到底為何？到底誰有勇氣承擔未知和實驗旅途中的風景？還是儘可能回到眼見的舒適感和主觀的應該與不應該呢？這一趟路雅俗的玩味，其實不只在眼前，更在你我身旁的當下。



演出
舞者 / 彭子玲

潛入深水中，氧氣稀薄因此你不可依靠氧氣；水底不見光線，因此你不可依靠眼睛。沒有紅色珊瑚礁，沒有黃色小丑魚，沒有帶毒卻美麗透明的水母，因此你不可依靠美景。不要嘆氣，那會使你噙著；不要呆著，下一秒你要碰到鯊魚。柔軟再柔軟，超乎想像地接受，然後游動。必需神智清晰地游動。

還是要游動，在吵雜又混濁的底部，靜聽心跳與呼吸，一邊輕問自己：什麼是終極的依歸？我最終不可被消磨的是什麼？

守住它，游動。

於是，凍骨的水溫微微沁涼。

撥開一把灰濛的水，我看見前方的河床岩石依稀刻著：情與無情，同圓種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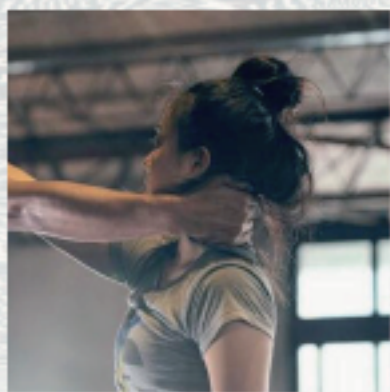
老實說，一開始練習搖搖的時候是很定不下心的，總覺得很單調、反覆，但或許是時間久了，心境也轉變了，身體也變化了，它就悄悄慢慢地進來了。

在這個看似重複的過程裡，對時間的感受會脫離日常的框架，慢慢地消融，皮膚層之外的環境變得似是清晰又模糊，但身體的感受卻變得實在許多。搖搖是一個基礎，每一回的練習總要搖個三十分鐘以上，每一次的體會也多有不同。

看著從中長出來的動作變化，經歷它轉化的過程，真的是驚嘆於它的豐富與其來有自，而此次它的當下將在《渺生》裡展現，從中窺探著過去與未來。



壞鞋子
舞者 / 廖育伶



壞鞋子
舞者 / 陳恩綺

關於螺旋，我也還在感受中，有一天在走路的時候，突然意識到，此時此刻我不正是在螺旋嗎？因為胯的螺旋才能向前邁步，那麼動物的走路、爬行、飛行等各種姿態是否也都和螺旋息息相關，植物、物件等萬物不管有無生命亦是，甚至宇宙在創造萬物之初也有這樣的動作吧！尤教授創造完美小女孩之初，意外地加入化學物X才有飛天小女警誕生，但過程中也是因為他有不斷地攪拌（螺旋）化學物的關鍵動作。在一起練習《渺生》的過程，心中絕對是完全理性，但又不能太認真，因為過於認真會感受不到夥伴、空間，甚至是自己，所以想起了前輩彥斌說的：「紅色的外在，藍色的內在」，外在軀殼不停地搖，但內在的速度和狀態要像節拍器的穩定。對於《渺生》，其實蘊藏著許多想像和哲學，無論跟夥伴討論或看著前輩在彩排，每次都是完全不同的感受，讓人驚奇，就像萬花筒永遠不一樣的樣貌。期待進劇場的觀眾也能一起體驗這奇妙的過程。



壞鞋子 / 舞者 / 葉依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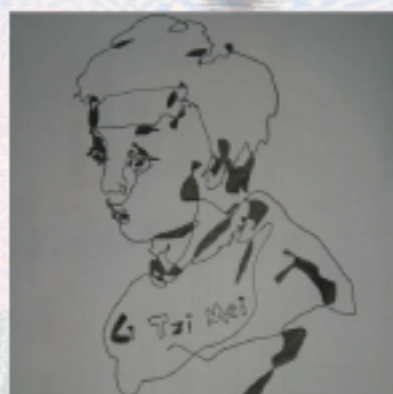
這是一段越來越透明的過程，趨向極簡而後的幻化，感知滲透了自己，然後擴展到整個空間。我也試著放掉更多原本的習慣和執著，只剩下中間那份純粹，讓他成為驅動，依循著同樣的頻率，我們共生，再展延到不畏懼的狀態，時間流與不流。

此次，切換於實踐和觀察者之間，我看見了每個人身上的花與枝，都好美！

發展的初期宜瑾跟我說了金剛經。宜瑾是這樣的創作者——她不擅長用語言描述心裡所想，如果用力，可以從她語言和雙手揮舞的背後看到某個很大的境界。〈彩虹的盡頭〉那時也是一樣。我必須先費力進入那樣的境界，接著音樂就會自然發生。

但是和舞的搭配又是另一回事。我們說好了找到聲音和身體另外一種關係，這對習慣了劇場音樂的我來說是個挑戰。音樂設計一定熟悉這樣的情況：即使各自發展，編曲的段落仍舊很自然地 and 戲劇片段的起伏搭配在一起，那是一種舞台上的韻律和邏輯。可是這次我們要打破這樣的邏輯。

這次聲音的框架是理性的、重複的，又要能展現重複之下能量的堆積，幻化出空間的變換。音樂差不多完成了以後，我難以回顧自己如何完成這一段旅程。這一次的聲音，我盡量剷除了可以拆解的符號與意義、剷除了它可能成為社會學文本的可能性，希望這樣「意義的缺席」，能還原為純粹聽覺的感官享受，帶大家到一個更大、超乎想像的世界。



音樂設計 / 李慈滬



服裝設計 / 蔡浩天
Ericchaolic

我想這次在《渺生》的服裝設計上最有趣也最有突破就是在材質上的實驗。

記得在一月份TPAM演出前宜瑾找我討論這個作品的服裝設計，當時整個架構還沒有雛型，只有發展一些舞蹈肢體，聊著許多關於時間、意識與生命之間的關係，這時腦中產生好多疑問，如果時間發生在服裝上又會有怎樣的可能？如何在舞蹈過程中讓時間在服裝留下痕跡？服裝與本體之間又是什麼關係？

對我來說，《渺生》中的“螺旋”就像本體要轉化過程中的身體運作，在時空轉換過程中服裝勢必也會在型體上跟著改變，就像殼或蛹一樣，在完成變態後，本體也會褪去，跳脫進入生命下一個階段。



燈光
設計 / 藍靖婷

一切都是累積堆疊而成的……

這次宜瑾始終的勇敢與堅定，將如此龐大的哲學問題簡化成最初最單純的模樣，就像是引領著我們從混沌的世界裡，重整再出發的過程，如何簡化，如何用最少的话语，留給觀眾讀取最多的意象成為了這趟旅程最艱難的課題。

那「生」或許只在那麼一瞬間，足矣。

萬物衍生於幽微之間，最終亦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

《渺生》主視覺延續壞鞋子舞蹈劇場前作《彩虹的盡頭》裏那條通往“生”的道路，以不同頻率的波動及物質的呼吸與交換，演繹出生命姿態轉移、推疊、消滅的軌跡。



平面
設計 / 蕭羊希



舞台
監督 / 劉晏綺

『渺生』此名對我個人而言，自身是大世界中渺小的一部分，亦只是生命有形體/無形的意識之一。以人而言，回歸身體最原始的型態是在作品裡自然的發展，這些破碎而茁壯、不刻意處理的動作，奇妙產生身體反射的瞬間，身體原始的變化是最棒的一部分，因著不需刻意安排音樂結束點與動作的改變，裝置、音樂、燈光都可以獨立是一的意識材料，自然原始促使自身感官會被陷入這樣的重複、螺旋變化。

2016年至今，我與壞鞋子工作的時刻都是溫度的感受，那是生命的溫度溶解與關係中，再辛苦都值得。